

說部叢書

第二十四集
第七編

冒險小說

俠女郎

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

小冒險
說

俠女郎

目次

- 第一回 奪錦標名姬賽馬
第二回 散銀幣俠女猶龍
第三回 殲暴客黃衫義憤
第四回 探絕險翠袖單寒
第五回 走燐火巖石飛空
第六回 穿隧道金鑽耀彩
第七回 子夜鬪歌名姬出險
第八回 國民興頌俠女蜚聲

冒險
小說

俠女郎

第一回 奪錦標名姬賽馬

話說歐羅巴洲有個意大利國。位置在全洲東偏的南部。國中賽馬和馬戲（便是做演馬戲）等事。技藝出衆。在世界上占着頭等聲名。在下慕了他的名。親自前去游歷。曾經目睹。如今這部書的發端。乃是敘述一位如花如玉的日本美人。在世界各國扮演許多千變萬化奧妙無窮的戲法。閨動人羣。或長和猛獸爭鬪。或是探險到幽靈城。不知經過幾多奇幻不可思議的境遇。不上幾時。這女子便得了一個女英雄之盛名。轟傳世界。在區區本不足道。却不料和那美人一同冒險旅行。凡是美人所做的事。所演的戲。在下椿椿目擊。件件躬親。今且細細敘述出來。與列位同胞聽。做酒後茶餘的談助。可不好麼。且說在下姓名叫做敷島龍雄。原是一個探險游歷家。生來天性好奇。覓異。俺是旅行既久。覺得平常游歷。沒甚趣味。必須有出於意外的新奇境界。使我眼見耳聞。纔能發我心中的快樂。如

我的夙願。約莫好幾年以前。俺定下主意。要往全世界周行游歷。當即離了日本。或是乘坐氣球。向空中飛行。或是跨着自由車。（即腳踏車）向大陸地面前進。任是人家害怕不敢近身的野人國裏。俺也要進去隨喜隨喜。但經過幾處。總是沒有趣味。如此來來往往。止止行行。有一天。忽然到了世界歷史上有名的意大利國羅馬京城。這羅馬城中啊。真是繁華富麗。熱鬧非常。文物風流。不枉稱做數千年文明古地。俺揀一家旅館。住了下來。便到那些什麼古王宮博物院美術館裏去游玩觀看。過了幾天。盡都游遍了。到第五天早晨。俺正要收拾行囊。預備啓行。忽地見旅館裏的僕役。睜着眼。搔着禿頭。對俺說道。呀。日本貴客。你老人家已住了好幾天。怎地今天清早兒便要動身。可辜負了今天的大跑馬。何不看一看遭兒去呢。俺聽了點點頭道。唔。果然今兒城裏要賽馬。俺是看過報紙。又聽人傳說。早已知道。但是各國賽馬。都見過了。難不成這羅馬城裏賽馬。有什麼特別稀罕的處在麼。那禿頭僕役跳着脚道。呀。不是那般。不是那般。這羅馬城裏跑馬。却是特

別。與衆不同咧。又加今番不比往時。道不得他們是技藝超羣。天下無二。益發來得有趣。你老必須開開眼界。莫錯過大好的機會。僕人再三勸我。意思很爲誠懇。恰好遇到俺剛剛是個好奇之人。想俺並沒要緊事件。何須急急動身。因對僕役說道。既如此。俺便停留一日。前去看來。當下就命僕人趕快喚一輛馬車坐了。向跑馬場疾馳而去。不一會。到得場邊。只見趕趁熱鬧的頑意兒。不止一端。這個大跑馬場。周圍足也一英里方圓。圍着人山人海。幾乎擠得水洩不通。單望見許多貴家婦女。手裏搖幌着緞紅的手帕。猶如百千萬蝴蝶紛飛。又有許多高等紳士。戴着亮晶晶的絲光帽。長身玉立。露出頭來。好似無數個黑漆盒子搬動。一霎間號鐘高鳴。樂隊齊奏。馬是嘶嘶的叫。人是轟轟的喧譁。那裏還有插足之地。俺一看不是路。便出了很貴的價兒。買一張入場券。好容易進了頭等座位。找一張空椅子坐下。將賽馬章程單子一看。原將今天共賽十次。已經跑過三次了。這下去益發賽得有趣。看官可知世界各國。似意大利賽馬那般熱鬧景況。委實不曾多

見四處八方來看的人。簡直和發了癡癲一樣。不但舉國若狂。真是世界各國若狂。再說他的賽馬。真是暢快得很。不論那一頭馬得了勝。凡是占第一的。便得五千或是一萬圓賞銀。因此上彼此你也賽。我也賽。爭奇鬪異。各顯功能。到後來意大利竟變成著名馬戲出產的所在。凡是演馬戲的人。選聘好幾個十四五歲。閉月羞花的少女。穿着五光十色的豔服。跨在馬上。如箭矢般奔馳。或則柳腰倒豎。如點水蜻蜓。或則筋斗盤旋。如翻空蝴蝶。那變幻無窮的許多花樣解數。俺一時也說不上來。只覺如遇見魔道一般。看得人眼花目眩。真是快樂不堪。任看一百回。也不生厭。從第四次演到第九次。場上的人。一面看。一面儘着割刺割刺的歡呼喝采。沒片刻兒停留。到了第十次上。這乃是末了兒一回。看客越發嘈雜得利害。俺只側着耳朵。靜聽他們品評議論。這纔知道這一回出來的馬。頭頭都是羅馬城中第一等名駒。騎馬的人。個個都是交際場中向有聲名的紳士貴女。原來歐洲各國的風俗。凡是活潑流利的上等貴婦人。每每喜歡騎馬。所以婦女上

賽馬場。並不是什麼稀罕之事。俺聽大眾說。這一回有貴女出場爭賽。却也不以爲異。不一刻。就聽得鏜鏜鏜鏜接連號鐘聲響。報道要出馬比賽了。俺便定一定神。注定眼睛看望。只見一夥兒六頭駿馬。打從柵欄那邊。挨次向着跑馬場而來。騎在馬上的。果然都是些交際場中極有聲望之人。內中有一位。平日本是著名騎馬好手。意大利貴族貝若羅伯爵。意氣揚揚。跨著一匹高頭悍馬。場裏好幾萬看的人。登時霹靂般一陣拍手喝采。表顯歡迎。及至第五第六兩匹馬出場之時。那拍手喝采聲音。益發來得猛烈。直教他天崩地裂。浪湧潮翻。俺一霎時耳朵也轟聾了。心魂也震碎了。到底不知究是什麼樣人。仔細一看。却見是一頭白馬。騎著一位意大利嬌豔美人。年紀有十七八上下。滿頭金絲般黃髮。用大紅絲線綰起結來。靜悄悄地挽纜而入。還有一個。年紀也是十七八以來。那種美麗容顏。真個似散花天女。說書的人。要形容也形容不盡。身穿一件雪樣潔白的西洋時裝衣服。騎一匹天矯如龍的亞拉伯大馬。噫！夢裏也想不到。是個日本國的美人。

！俺那時驚駭非常。緊接着又是歡喜。不知怎樣纔好。忽見旁邊立着一位意大利紳士。俺便問道。那個意大利美人和日本美人。是什麼樣人啊。紳士現出很得意的顏色。答道。那騎白馬的意大利美人。是本國有名李美宜侯爵的千金。那騎亞拉伯馬的日本美人。乃是日本貴族小櫻伯爵的嬌女浪子。浪子小姐。爲要學習音樂。前年來到羅馬。和李美宜小姐。常在一處。交誼親愛非常。兩個都是著名的佳人。羅馬人稱他們一個是交際社會的瓊花。一個是應酬場中的瑤草。他兩人平常攷究學問之外。還有許多有趣的事情。真是瀟灑風流。胭脂佳話。今番前來賽馬之先。羅馬城中人。早已得了風聲。沸沸揚揚。傳來道去。大家預先評論他們的長短高下。什麼嫣紅姹紫。魏白姚黃。一個是玉葉金枝。牡丹富貴。一個是鸞儔鳳侶。芍藥風流。還有一件。他兩個人騎的馬。都是李侯爵家中所養。又都是獨一無二的神駿。早已名播歐洲。但兩位小姐。究竟那一個得勝。却不知道咧。俺聽紳士說罷。更是吃驚。暗想浪子的芳名。俺在本國時。便早已聞得多次。委實是才

貌兩全的閨媛。平日又愛弄武藝。操練得一身好本領。所以豔如桃李。又冷若冰霜。那種凜凜威嚴的氣象。比尋常男子。還要勝過多少。又加生來天性。很重義俠之心。最喜鋤強扶弱。扶危濟困。拯救人家艱難之事。也不止一回。因此上。人都尊敬他。加他一個俠女兒名。惹得遠近皆知。無人不曉。便是俺。也是久聞大名。十分傾慕。只可恨他的面貌。恰不曾見過一回。今天在這外邦異域。著名熱鬧的跑馬場。見了他。可人如玉。劍氣如虹的丰姿才調。俺既是驚逢意外。又是喜遇良緣。但這回還有一個意大利美人。和他比賽。俺又替他擔着無窮的憂愁希望。只暗地向天祈禱。怎地博得個浪子得了全勝。占了頭標。這纔完了俺天大的心願。正在輾轉想念之時。只見六頭駿馬。已聚會在賽馬起點之處。鴈字般一列站立下來。這時搖搖幌幌。一張評判員的旂子。向空中扯出。驀地塵沙起處。六頭馬如戰陣般一齊刷的跑了開去。俺眼睛注定第一當先的一看。乃是馬術著名的貝若羅伯爵。那頭悍馬——超過衆馬。有一丈多遠。和箭射一般飛駛。俺禁不住肚子裏叫

道。敗了敗了。一看官。且慢着慌。這還是發賽之時。不能便定高低。浪子也不算就敗。俺依舊向天祈禱。只求呵護着我那浪子。誰知跑到其間。浪子騎的那匹亞拉伯大馬。瞧着瞧着。漸漸快了起來。如疾風迅雨般。向前追趕。及至將到判分勝敗的柵欄邊。說也奇怪。也不知是李美宜侯爵的名馬。果然足力不比平常啊。也不知是浪子姑娘的技藝手腕。超羣出衆啊。只聽得颼的浪子把鞭子一下。亞拉伯馬。便一口氣趕上。貝若羅伯爵的悍馬。流星趕月的飛入得勝線柵欄之內。那好幾萬看客。登時發出一陣轟雷。殷殷隆隆的喊道。姑娘勝了！浪子姑娘勝了！在這歡迎喝采。喊聲雷動中。緊接着評判員旂子幌動。音樂隊鼓樂齊鳴。看客的手帕子。搖幌得幾乎蕩碎了。太陽光影。這時候俺不知和浪子有什麼關係。真樂得幾乎上了天。成了地仙。好不快活有趣。這也罷了。不料俺旁邊有一個不識趣的人。張開兩手。撲的在看檯上跳躍起來。嘴裏亂嚷亂叫道。奪了標了。奪了標了。萬歲啊萬歲。也不管人家厭惡。他儘着跳喊不已。俺仔細向他一看。原來好似一

座皮酒瓶子模樣的一個肥胖老紳士。戴一頂高筒絲帽。得意非常。俺不覺觸了氣忿。刷的將他帽子一掀。咯喲飛了出去。俺就在他那顆大而又光的腦袋上。拍撻拍撻打了幾下。老紳士出其不意。只索連忙抱着頭。喊道。啊。疼咧。啊。疼咧。我這禿子腦袋。須不是鼓啊。一面喊。一面迴頭四面張看。眼珠子喲喲閃爍不定。俺單道了兩句呀。很對不起。很對不起。隨即不再做聲。將他那高帽子拾起。遞了過去。因又問道。老先生疼麼。沒有長起疙瘩來麼。誰知老紳士竟是極有趣味之人。毫無憤怒模樣。却張開大口。哈哈大笑。笑了幾聲。纔答道。什麼話。好得很。今天的賽馬真是有趣。老夫這鐵石般腦袋。那裏能現出疙瘩來。足下不是過慮麼。說罷。戴起帽子。又道一聲失禮。再會罷。隨即走下看檯而去。俺正在快樂不了之時。又加上這一番笑話。益發錦上添花。助俺許多興味。看官可知俺是日本人。來到外邦地界。夾在好幾萬外國人之中。親眼瞧見日本美人浪子得了勝。俺怎不要揚揚得意。稱雄顯煥起來。覺得滿場無數的人都隱隱替俺日本國旂爭色哩。當

下俺又流連片刻。便撥開衆人。大踏步下了看檯。那浪子姑娘得勝之後。立即受了一萬圓彩賞。和素來親愛的李侯小姐。依舊跨在馬上。嫣然一笑。一同出了賽馬場。俺隨後也跟着出去。轉頭一望。那好幾萬看客。一霎時都要回家。急急忙忙叫車子。找馬夫。有的呼兒喚女。有的覓婦尋夫。有的攜朋挈友。真是混亂雜沓。潮水般湧湧上來。約莫擁擠了有半里之遙。纔見有無數馬車自由車汽車等等。夾道兩邊。停着守候。俺一路上儘着回想今天賽馬快樂的趣味。恍惚如在夢中。又如騰雲駕霧一般。迷迷糊糊。不知怎樣纔好。猛可的被吵鬧聲音驚醒。定一定神。只見俺前面有悠然自得攜手同行兩個美人。再復定睛一看。正是李美宜浪子兩位小姐。一面走。一面不知談講什麼。快樂非常。俺也無心去聽他們。但不知不覺。已入了俺的耳關。却是李小姐嬌滴滴的聲音。好似鈴韻叮叮。鶯喉嚶嚶。說道。我是騎馬的本領不好。這纔敗了。但占勝的不是別人。却是姐姐。我反倒非常歡喜。浪子微微笑着答道。李美宜小姐。我還是全仗令尊侯爵的馬。出衆超羣。連我

騎着也得了勝。這纔得下一萬圓彩銀。但無端得下許多銀錢。我自己簡直沒有用處。那一天已經和小姐說過。不論你我是誰得勝。便將彩銀怎樣怎樣去花用。有約在先。萬難翻悔。如今我幸得獲勝。必須照約行事。立即往那個處在去走一遭。說罷。便攜着李小姐的手。跨上一輛預先等待的雙馬車。殘照一鞭。轡轡而去。

第二回 散銀幣俠女猶龍

話說小櫻浪子攜着李美宜小姐的手。坐着跑馬場外等待的雙馬車。開駛而去。浪子沒有上馬車之前。曾經說往那個處在去走一遭。似乎極有趣味。究竟是什麼事情呢。又是什麼處在呢。俺實在猜摸不出。須知俺是十分好奇的男子。聽見這樣奇事。怎能殼捨了罷休。如今偏偏跟蹤前去。看他們怎樣使用那一萬圓彩賞。當即四面找尋俺旅館裏坐來的馬車。誰知擾攘擁擠之中。再也看不見。那時浪子們的馬車。已是迅速奔馳前進。這便何如是好！如何是好！若再遲一刻呢。那馬車便看不見。再趕他不上。俺急得沒了擺佈。意欲拔起脚步。奔跑追趕。

啐。這個怎能使得。旁人見了。不道俺是發了癲狂麼。喳！急死我了。俺只是頓着脚。恨天怨地。正在慌忙爲難之際。恰好有一輛待客馬車。打俺身旁駛過。俺便颯的跳了上去。對着馬夫喊道。噲。你那馬夫！任要多少錢。俺也依着你照給。你須格外留神。向前面一輛雙馬車儘着追趕。任他到什麼處在。總要趕上方休。原來浪子的馬車。這時已駛在兩箭以外。那馬夫聽俺不論車資。立即滿口答應。揚起鞭子。很很向馬股上打了一下。那馬便兩縱三跳的絕足前奔。一會呢看看已是趕上。俺又打車窗裏伸出頭來。喊道。噲。噲。到了。太近了他們車子。可使不得咧。可巧那個馬夫。非常靈敏。他沒聽俺說完。早已會了意。答道。什麼事。我都懂得。你老但請放心。說話之間。前後兩輛馬車。正正相離有一箭遠近。那馬夫真是玲瓏得可愛。也不向前。也不落後。就此緊緊跟隨。一步不離。及至駛了有兩里多遠。來到一條很繁華熱鬧街道上。前面馬車。忽地在一家極大銀行之前停住。浪子提着一口華美皮靴。打車子裏婷婷嬈嬈走了出來。和李美宜一同進了銀行。我見了

很爲不解。兀的究是爲何。難道將一萬彩銀。存入銀行裏去麼。早知如此。俺爲何發着癡。特地跟追了來。但事到如今。只索再看他們怎樣結果。主意已定。俺便也出了馬車。踱入銀行之中。到得裏邊。惟恐被浪子們瞥見。隱身在人叢之內。貼着脚。伸着脖子。留心張望。不料他兩人走到兌換現銀處櫃上。浪子開了提靴。將一百張每張一百圓共是一萬圓的鈔票。盡行取出。對櫃上人說道。這裏是一萬圓鈔票。給我一起換下銀圓。銀行辦事人聽了。似乎很爲驚詫。問道。呀。盡換銀圓嗎。一萬圓大宗現銀。可費了事。這裏來客。拿着現銀來換鈔票的。不知有多少。若說拿鈔票來換現銀的。簡直一個也沒有。說罷。也不再講別的。便按着職司。辦他的事。不一會。立即取出十個袋子。每袋裝着銀圓一千圓。可知銀圓本是沉重。如今一萬銀圓聚在一起。真是笨大異常。那分量也非常沉重。他兩人之力。怎能搬運得動。浪子當即回身出外。喚那馬夫人來。又央着銀行辦事人員。大家幫着一袋一袋搬入馬車之中。及至一萬銀圓盡行裝完。浪子等重復上車開駛。俺

想如今定然到那有趣味的處在去了。便也急急忙忙跨上馬車。依舊向前追趕。不料走了許多路程。前面的車。儘着奔馳。不見停止。拐了好幾個灣。那市面漸漸寂靜冷淡起來。和先前熱鬧情形。大爲兩樣。俺心裏十分詫異。暗想。嘻。往那裏去呢。再走過去。便要離開羅馬都城咧。正在狐疑。浪子的馬車忽的在一條骯髒污穢的街口。停了下來。你道這是什麼地方呀。原來是羅馬城西南角上一條小街道。街中住的。全然是些貧苦小民。俺兩三天之前。曾經到過這裏。游看風景。當時有人對俺說道。這裏名叫貧民街。住的人雖則困苦不堪。但從沒有幹那強盜偷竊不端勾當的。勤勤苦苦。儘着氣力做工。只因家下人口衆多。又不得上等活計來做。賺的工資。很爲細微。一日三餐。幾乎也不得齊備。他們聚集一處。恁地窮苦。却都是守分安命。誠實不欺。約莫世界上無數貧民街中。要算這裏是個第一善良的處在。當下浪子二人。來到此處。便一同下車。靜悄悄緩步進入貧民街而行。俺這纔恍然大悟。肚子裏喊道。哈哈。我明白了。他們躲躲閃閃。不與外人知道。發

了慈悲之心。要來周濟這善良的貧民麼。這可當真是實實在在的善舉咧。世間貴家婦女。爲圖自己的聲名。四處張揚。自稱樂善好施。誰知名雖是慈善家。那實在的好處。並沒有真個落到貧民身上。那種慈善。不做也罷。如今浪子和李美宜二人。却是不同。俺不由得暗暗點頭佩服。但究竟用什麼方法去周濟他們呢。俺益發要看個明白。開開眼界。當卽命馬夫在遠遠隱避的地方。停了車子。輕輕下車。又把帽子向下一磕。連眼睛也遮住了。躡著脚步。跟定他們慢慢地走。可知這個骯髒污穢的街道上。來了浪子們兩個人。豈不是和遇著天女下凡一樣。那些貧民。瞥見二人來到。早已忙忙碌碌。一傳十。十傳百。打四處八面聚集攏來。好一會。人叢中出來一個老者。諒必是本街上的老長輩。猶如敬禮神道一般。緊幾步走到浪子等面前。捧著兩手。不知說了些什麼話。浪子們低聲怡氣。也不知回答些什麼。只覺得非常殷勤懇摯。可恨俺聽不清楚。隨卽格外輕點了脚。挨步上前。約莫只離開三四丈遠近。隱身在一方牆壁後面。好似兔子一般。豎起耳朵。細細